

令人入迷的故乡吟

□何建明

我喜欢读诗，每每在创作时，总喜欢将那些名诗好诗融入情绪之中，这就是诗对我的影响。读铁夫的诗作《金家坝》，这部长诗竟然让我入迷了……

什么是诗？应当是读后感便会有种冲动的带着旋律和节奏的文字。铁夫的《金家坝》是一部难得的乡土叙事诗，很长，像长篇小说一样的厚卷。读长篇小说，是因为情节吸引而往下读。长卷宏篇的诗歌能够像小说一样阅读吗？能够！《金家坝》便是一例，我爱读，就像回味自己故乡的一幅幅画卷一般。这是我喜欢上《金家坝》的主要原因，也是我认为它最成功的第一要素。谁都有故乡，谁都会对故乡有种特殊的感情。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精神的依附/灵魂中永远无法摆脱的胎衣/记忆里永远无法抹掉的胎记”——这是铁夫的话，也是我们所有人对故乡的那份认同。识别一个人的特征，除了血脉之外，就是长在身上的胎记，这胎记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无法刮落的，除非将肉化成灰烬，即便如此，灵魂里依旧烙着“胎印”。因为故乡是我们“今生的田园/来世的福地”。

铁夫是有刚骨柔肠的诗人，他没有用铁杵般的刚毅，在坚石上去击溅耀目的火花，而是以如海的深邃和如水的柔情，去赞美他的故乡金家坝，大巴山南麓一个小小的村落。这不是叙事长诗，因为没有故事情节，没有矛盾冲突，也没有完整的性格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延展，而是由《山水田园》《诺水河》《血脉相依》《父老乡亲》《日月永恒》《乡风不老》《稼穑无休》《节令如约》和《不是尾声》，九个乐章组成的富有牧歌情调的心灵奏鸣曲。

故乡是滋養生命之根的沃土，是召唤灵魂皈依的家园，也许她很平朴，也许她很贫寒，一切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与之血肉难分筋骨相连，而在漂泊于异乡游子的心中，却是那样的绚丽多姿、甜美温馨。铁夫同样如此，但他不仅仅是倾述和赞美，而是以细腻传神的笔触，描绘故乡投射在心中的图像，在富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渲染中，去彰显故土意识在生命哲学中的深刻意义，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深邃内涵。在他眼中那条流淌生命血脉的诺水河，白天是歌谣，夜里是梦想，是太阳光照射下的女妖，“来自内心的灵气/鼓荡每一根飘逸的发丝/来自肺腑的纯粹/镀亮洁韵流畅的胴体”；它是“一曲不会中断的交响/就像不会退色的阳光/守护着/永远不会衰老的村庄”。河流滋养土地，土地盛载河流，河流与土地是这方

响着我们。

关于故乡，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比喻去描述，然而故乡留给每个人的是生命中的血脉和温暖，它是我们人生漫长航程中的港湾。有人一生没有离开故乡，而他的生命未必就没有光彩；有人终其是远离故乡的游子，而他一生的命运却与故乡情愫紧紧地联在一起；有人荣华富贵了，有人穷困潦倒了，而故乡仍会像母亲一样，从不会因此而看重或看轻一个从自己怀抱里生长出来的人。这就是故乡，故乡的血脉因子永远牵连着所有在她土地上生长的子孙孙孙。显然，铁夫笔下的“金家坝”是具有特殊乡土味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咋就那么敦厚严实”，“咋就那么滋心养人”，这是因为祖先“留下的足印”夯实了山岗的峰，这是因为父辈流淌的汗水将“门前的小溪”荡漾得清爽无比。还有劳动练就的性格和老婆婆一勺勺喂成的点滴耐心……

《金家坝》的作者既是一个故乡的歌唱者，更是一个对土地、对亲人、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感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位自然主义的精神崇拜者。他的诸多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和生命本体的呐喊，都超越对故乡的简单赞美和表层情感，是回荡于山谷与天地之间的精神叩问，是击地锤宇的生命追思，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因而我认为整部诗作“美不见底”，值得做更深入的解剖和分析。

深情的田园牧歌

□张同吾

子民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相互依存的血脉亲情和精神脐带，使他们“彼此掏心掏肺/一起/在同一个村庄里面/生活/养育”，就像“叶与叶相牵/根与根相连/血脉与血脉交汇/温润的跳动/与灵魂共舞/弹奏一曲乡村的交响”。这里不会有城市的人情冷漠和激烈竞争，而是在阳光和月光下同样的平静安详。

铁夫用浓重的色彩，描绘父亲勤劳、质朴、善良、淡定的形象，那是所有与土地魂牵梦萦生死相依的世代中国农民的典型。他“手指粗糙/抚养禾苗/脚掌破裂/温暖田地/躬耕的身子/往来的村子/如犁/将古老的金家坝/翻耕成金盆不换的熟地”。他能谛听到每根禾苗的呼吸，他能感觉到每片庄稼的哀怨悲喜，就像所有魂系土地的农民一样，“一生如一日/一天就是千年”，“在茫茫白雪中/淡定地乘凉/在炎炎夏日中/酣畅地取暖”。难得可贵的是，他不只是精微地表现出父亲们挚爱土地的深情和淡定朴实的性格，而且进一步开拓了释家哲学理念和禅意对世代中国农民的熏染，这种熏染是以耳濡目

染的细微，浸润着农耕文明，也陶冶着传统的中国农民的文化性格：“远离经书的父亲/无法洞悉来世或者今生/更无法看破滚滚红尘/然而却始终践行/真正的/业因循/佛藏于心//执著的信众/虔诚的捍卫者/不懂禅机/却胜过高僧”。因此他们才能安然、泰然、默然、陶然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自己的命运。同样，千年流灌的农耕文化，也细微地规范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单石匠不仅以绝妙的手艺让石头开出花朵，也让自己的婚姻心满意足，以两情相悦配制人间美酒，相濡以沫制造美丽的珍珠，没有更多欲望、浪漫和奢求，以知足的心态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在因循中也有变异，干柴与烈火的相遇就焚烧了法度的绳索。“偶尔/一个跳跃的音符/宛如/张家幺妹子/感恩山动水的丰腴/引燃王家那一堆陈年的干柴/烈焰升腾”，让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也许这“偷偷开放的花朵/将金家坝的目光/灼伤”，但天当被地当床的诱惑，是否“略带神性的根须/蔓入天国/吸取营养”？

《金家坝》是意象群落的五彩缤纷，是时空转换的乱花迷眼，让人感到一切都自然天成，一切都充满了生机。这里有小麦拔节的声音，有稻谷成熟的絮语，有竹笋顶破土层，有泥土对抗坚冰，“春天一着急/漫山遍野便是/滚涌的绿色”，“绿色/随插秧的牛/连绵而出/源自血管的色素/流淌迅速蔓延/快速裂变/布满整个坝子”；“一只狗的吠/立即变成整个村庄的沸腾/一只鸡的鸣叫/立即变成全部村庄的合唱”。如是鲜活的意象不胜枚举。多种表现手法相错落，时而明喻时而暗喻，时而直陈时而象征，语言简洁凝练，在急促与舒缓的衔接与变幻中，显现出节奏感。

《金家坝》的风格是飘逸而空灵，诗人以轻盈的笔墨，描画出一幅乡土风情长卷，让人们看到这里“岁月深处/美不见底”，这里“只有永恒/没有奇迹”。略感不足的是缺乏时代阳光的照映，未能表现出在历史急剧变革中，一个边远村庄的阵痛与快活，以及她崭新的姿容，让人热爱她所流贯于生命之中的血缘亲情和精神命脉，也热爱她在斗转星移中的嬗变与新生。长诗不管怎样的美妙抒情，也需要色彩变幻和虚实相映，倘能如此就会避免阅读疲劳。这部长诗足以表现出铁夫的领悟和才情，不必改变已形成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只需在轻盈与凝重相互交融中升华诗情。

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新收获

□小 可

“故乡”似乎永远是一个文学的“母题”，时时撞击作家诗人的心灵，让他们一直有精神“还乡”的冲动。于是怀念故乡的作品便如大河一样源远流长。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优秀作品问世，以表达作家诗人对古老传统的追思与依恋。诗人铁夫的《金家坝》就是这条文学长河中一朵耀眼的浪花，是我们这个时代优秀的诗歌作品。

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们会更注重所谓的“个性表达”，会更多地以自己的个性去读解抒情对象，让抒情对象在诗人强烈情感中变形，以更利于诗人个性的发挥。实际上，“故乡”在这些诗人眼里只是一堆零星的碎片，可以由诗人任意度过拆卸组合，也许，诗人在那里大抒特抒，但读者是很茫然的。好在诗人铁夫的个性还没那样“现代派化”或“后现代派化”，还知道控制自己的个性表达，表现出对“故乡”的尊重与敬畏。当然，他心中的“金家坝”是带有强烈个人情感和个性印记的，但他却不敢轻易地让“故乡”变形走样。他心中的故乡不是一个气团，而是一个可感并能传递给读者的“形象”。他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他的诗情——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

很显然，现实主义诗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描写“他者”，并在真实正确描写“他者”中完成自己个性的价值表现。《金家坝》正是诗人笔下的“他者”。他格外尊重故乡的山水风物人情世故，总是在仔细描写，力图真实地还原出活生生的“金家坝”生活场景。例如他在对“村子”的抒怀里，村前是什么样子，村后是什么样子，左边有什么，右边有什么，水是怎样流的，树是怎样长的，村路是什么样子，房屋都有些什么模样，都会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有很多时候，他的诗句的逻辑组合排列像是叙事诗。如对“诺水河”的描绘，就像在讲述这条河的漫长的历史风貌，真真实切。就这样，故乡的形态和模样没有在诗人性中消失，反而越来越清晰可感，就像让我们跟着诗人去抚摸破旧的土墙，去吃粗糙的农家饭，去和小狗嬉戏，去和村姑传情。这种表现方法，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歌的特征。

现实主义精神之魂在于形象的塑造。没有形象的挺立，也就没有现实主义意义。《金家坝》的形象，正是在诗人笔下一点一滴地清晰起来，一点一滴地挺立起来。这个村庄的独有文化也正是这样才会可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金家坝》的形象与金家坝人的形象有着血肉的关系。写好人物，写出人物的个性和精神，塑造出

故乡和田园是诗歌永恒的母题，是诗人一再回头反复咏唱难以割舍的情结——哪怕变成石头，甚至是一道垒起的“金家坝”，总想将时光的流水拦住，库存起来，经过多年的磨砺、积蓄、发酵，然后放开情感、哲思的闸门，让故乡尽情地涌动在记忆的底片上。

长诗《金家坝》像梦境中雕刻的岩画、泉溪中流出的自然山水图，无数乡村景物、人情世故、稼樯劳作、吉光片羽像袅袅炊烟飘成连绵的诗行，组合成铁夫自己的“桃花源记”。日光之下无新事，那些熟稔之物浸透着农耕文明的闪光，那是诗人离乡多年后的一次回归，一次呼唤，一次搜寻。

回归故乡的精神旅途上，集合着诗人的感情、怀想、梦境、言语与现实。越是遥远的乡愁，思念就越浓，像窗玻璃上凝结的冰花，形成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故乡的每一个细节都与诗人发生精神性的联系，得到升华。长诗共九章，分别绘出了故乡的山、水、田、林、四季、劳作、乡亲、万物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出作者记忆中的乡村——一个农业中国的片段和缩影，一个历经时光沧桑自给自足安静祥和的小山村。这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的遥远的回声，更是客观现实世界的投影，是万物归为内心的咏叹，是一段心灵史的“独白”。小山村在诗行中复活，血肉丰满、虚实相交、感情充沛、迭沓往复，作为一首长篇抒情叙事诗，作者将提供什么样的新鲜的诗歌经验和审美发现呢？

首先，铁夫善于将那些深埋地下和骨血中的典型细节，最熟悉最普通的农家细节，升华出哲理和诗意。正如“红苕在泥土下一点点地长大/红苕藤在泥土上一寸一寸地长大/这些深埋在黑暗中的果实”般隐秘和深入，“一条生动的河流”“每日都在告别/流向远方/却实实在在/躺在那儿”“勾勒命运与现实”“农人离不开村庄/水/走不出岸”“空巢在树梢/在空洞的枝丫间/在古老的柿树上”“嶙峋的骨架/在风中微微颤栗”“风中的沉默/生命的呐喊”，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是衡量一个诗人能力的重要标志。此部长诗中，诗人的提炼比比皆是，我们仿佛从没有发现过这些万物之中还隐藏着那么多有意味的形象和画面，它们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空泛和琐碎的平面化表述，而给人以新鲜的启示。诗歌的两岸开满鲜花，长出了农作物精神性的枝叶，这些饱含哲理的形象经过碰撞交错，又组合成有一定深度的、立体性的新的画面，它们是只属于作者眼中中心的立体的乡土：“白天的深处/是心的瞳孔/人影楚楚/吆喝清晰//夜晚的深处/是梦的礁石/细浪如花/惊涛如雷”，它们新鲜、灵动、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它们蕴涵着诗人的灵感、智慧：将大自然变成有文学价值的文本，从日常生活的情感上升到审美意义



故乡，这两个字本身，就蕴涵着悠远的诗情。因为，人们每一念及，都会心有所感，浮想联翩。那是自己出生之地，那里珍藏着童年美好的记忆。也正因为，人们牙牙学语之时，从父母那里聆听到的第一首诗，往往都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故乡，总跟诗在一起。

从古至今，所有诗人，无不都抒写过感怀故乡的专题篇章。当代诗人铁夫的《金家坝》，就是我最近所读故乡诗中的一幅长卷。金家坝，大巴山南一座极普通的小小村庄，然而在铁夫的心目中，就像他的诗所吟咏的，乃是“自然的杰作”，“山水流畅/来到这儿/形成一个停顿/花朵受孕五谷飘香”。

这村庄，“端坐在/一朵莲花之上”；“村子很小/却承载炊烟/富庶与恬淡”；“风抬头/便是麦浪/雨驻目/便是稻香”。它也是“一团火焰/中华民族的火焰/鲜为人知/常被遗忘/无需加油/却在熊熊燃烧”。诗人把满腔炽热的爱倾注于它，用风物与人情交织的图画，将它锻造成为“最美的经典”。

诗，是心灵与情感精粹而深邃的结晶，是形象世界里最朴素又最瑰丽、最淡定又最神奇的韵律。铁夫熟练诗的技艺，以四个字为主体，排列阶梯长短句，鸣奏其别具一格的音响。铁夫的诗，铿锵有力，那鼓点一般文字所传递的信息，“像清风/鼓荡张开的肺/像呢喃/撩拨欢愉的心”。

全诗九章，多方面多角度描绘了“静静散发着光焰的山水田园”，歌颂“父老乡亲/血脉相依”，赞叹“日月永恒/乡风不老”，记叙“节令如约/稼穑无休”。对那一条记载着他童年的梦的诺水河，情有独钟，单独一章特写自己“变成一尾尾/没有鳞片的鱼”“打水仗”“扎猛子”“一丝不挂”“格外闪光”。

所有这些归结一处，他写的是乡村，没有被金钱欲望污染的乡村。当有些城市“金钱的声音/养育膨胀的欲望”，金家坝坚守着“村庄的本真”，“人情味/最直接最醇厚最浓醉的味道/浸透乡土/不褪色，也不变质”。因而，“尽管已经十多年的城市生活”“母亲/坚决要求/回到金家坝去”。

“父亲就是村庄/母亲就是故乡”。父亲“躬耕的身子”“如犁/将古老的金家坝/耕耘成金盆不换的熟地”；“陌生人眼里/满身都是泥土气息/在他心里/却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庄稼/苍翠欲滴”。金家坝“依偎在大山怀抱里”，乡亲们“不怀疑花朵/也不回避风雨”，“在依偎中相互取暖/在相互吮吸中生生不息”。

诺水河畔，艾姐姐和二哥“情呼爱应”，无奈拆散。在四匹湾，“三哥是贼”“失主/就是那个毫不知情的窦老憨”。友娃子当上董事长，让父母到都市安度晚年，不料“优裕的清福/会让二老如坐针毡”。“所有理由/无法阻挡/返乡的脚步”……这些“无法抹去的记忆/像少不更事的我/在肖家铁匠铺/痴迷于通红的炉膛”。

如此人物故事，如果写成小说，将演绎为文字画图。而铁夫把情节汇聚于情感，使作品韵味凝结在抒情。最后写到又一人物：“或许/是上帝疏忽/让住在下角里的辛克柏/光棍/成为金家坝/重重的心病”。年过七旬依然独身，这是因为什么，没有说明也不必说明，诗人的感慨，只在金家坝重重的心病。

回旋于《金家坝》字里行间的，就是这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乡情。即便不是乡亲，“八杆子打不着/只要来到金家坝/跨进任意一道门槛”“都是村子/里/最亲的/亲戚”。当金钱欲望抹杀入世亲情之际，铁夫以他故乡的优美身影发出“切切的呼唤”：“赶快走吧/到金家坝去/赶快回到金家坝去”。

这部长诗，就是铁夫献给他故乡的花环。这花环，由焕发浓郁生活气息的具象细节连缀而成。例如：“深夜/牛反刍的声音/格外响亮/将熟睡的梦/咀嚼出鼾声/形成大山之中最柔美的小夜曲/梦外/都是绝唱”……这种出色诗篇才会有的细节，清新甘冽，沁人心脾，是以情节取胜之小说所不及的。

诗人献词，殷殷提示：“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生命中永远不会陨落的太阳。日月交替，季节流转，光阴飞逝，都无法淡化其光芒”。人们“无时无刻/都在面临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无时无刻/都在寻找一个无法背叛的居所——故乡”。正是这样，谁都有自己的“金家坝”，《金家坝》会赢得众多读者的共鸣。

让我们跟随着铁夫回到金家坝去，回到我们最纯真最洁净的童年记忆里去。在这乱花迷眼、物欲横流的旋涡之中，在这人情淡薄、道德滑坡的危急时刻，让我们远离名利的诱惑，摆脱世俗的羁绊，“回到故乡/怦怦的心跳追逐童年的步履”。那是古朴的自然的，那是永恒的唯一的，“岁月深处/美不见底”。

农耕文明的遥远回声

□李小雨

的乡村全方位地移植到了纸上，无论是父老乡亲还是耕牛铁锹，甚至是蛛网捕桶、柿树蚊蝇……无论是瘦弱的、贫困的、艰辛的，都仍是“自由自在/与世无争”，“默默坚持/静静守望”，他们是“不善言辞的一族/不离不弃的一群”，“勤俭持家/旺夫生子/天经地义”，乡村充满了明亮的“发自肺腑般的快乐/万千欢喜”。长诗中所有的流动都被调节在一种波澜不惊之中，它呈现的村庄仍然是古老的，千年依旧的，自给自足的，与世无争的，少有现代社会的紧张感和内心本能的冲突，农耕的辛劳、田园的苦乐，这一切又都是靠着静态来完成的，最终，痛苦归为和谐，生活归为平静，希望归为永恒。诗人在刻意向心灵迈进的时候，恰恰又可能落入一个传统农民价值标准的精神窠臼。但是，在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作者独坐乡间小屋写诗，歌唱乡村的美好，谁说这不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呢？

当前，现实的乡村置身在猛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的村庄消失了，或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体，这种嬗变给人以深刻的震动。古老的田园诗和梦境迅速地被水泥石子所覆盖。农耕文明在与工业、商业文明的遭遇中，发生着本能的冲突，却不可阻挡地被改变。这首诗诞生在高科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以《金家坝》只是诗人的又一次拒绝城市、反抗现代文明、寻找心灵家园的曲折投射。它更多地是向往表达一种心境，一种怀念的温暖和美好，一种对家乡的虔诚与善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与和谐，一种对人生的亲情与依恋。全诗洋溢出空灵、自由、明亮的气质和如童话般的朴拙和透明。

庞德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铁夫农耕文明的触须使这首长诗不失成为记载民族历史曾经的和转折的片段。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首长诗的语言也是自始至终的纯净、洗练，与诗意的和谐相承。这透露着作者十年磨剑的辛勤。庞德认为诗歌语言要尽量精练，“不要用多余的字句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的形容词”。诗能否穿过表象而抵达灵魂的深处，还要看诗行是否呈现了风、雨、日、月、山、水，在一组组生命的意象中包含着诗歌的灵魂。这首诗正勇敢地面对这些古老之物的考验。

历史的回声是有距离的，其间隔着千山万水、城市与乡土、自然与金钱、时空与梦想，它或者呼喊，或者应答，或者渐行渐远，它是不可追回的，但又有无尽的余音。